

停刊 120 周年的英国文艺杂志《黄面志》中文影印出版

再现 19 世纪英国文学“被掩埋的部分”

本报记者 郑周明

有这样一本文艺杂志，它在 19 世纪末只出了 13 期便告终结，却引领了英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文坛风潮，并让这股风气影响到了世界另一端，作家郁达夫多年后看到这本杂志时称赞它“独霸一方，焕发异彩”，之后鲁迅、田汉等人也被其中的插画艺术所吸引，认为它对现代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本杂志名为《黄面志》，在 1884 年创刊后，便容纳了宽广的文化和艺术体裁：诗歌、短篇小说、随笔、插图、画作。知名英国画家比亚兹莱作为它的主要美编赋予了它惊艳文坛的气质。而今在它停刊 120 周年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黄面志》13 期的中文影印版，获得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关于这本杂志的前后故事也在近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普鲁斯特下午茶”活动中得到了深入探讨。

《黄面志》创刊之初会聚了当时英国文坛一流的作家、诗人和画家，比如第一期就有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这些作家中既有浪漫派的也有写实派的，并不拘于一种风格，但他们形成的一种共识就是对当时英国文坛偏于保守的创作表达了不满，也由此在英国文学界引领了一股“颓废”潮流。所谓“颓废”，其实带有对 19 世纪道德主义的反叛，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表达。而大约二十年后郁达夫、鲁迅等作家接触这本杂志时也是被其审美气质所吸引，称其是世



纪末“独特的情调唯一的表现者”。但复旦大学出版社编审林骥华认为，“颓废”一词并不能准确归纳当时文学运动的底色，这些作家和艺术家是以“逃避”权威正统的方式表达文学观念，《黄面志》这本杂志便提供了详细的 19 世纪末文学潮流的细枝末节。

相比文学作品，《黄面志》中的绘画艺术有着更直接观念表达，而这与画家兼杂志美编比亚兹莱有着直接关联，对于比亚兹莱其人，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表达了浓厚的兴趣，他多年来收集了许多比亚兹莱的资料，他介绍说，在为《黄面志》负责艺术设计之前，比亚兹莱最知名的成绩是为作家王尔德《莎乐美》设计了插画，作品面世之后大受读者欢迎，尤其是他的

插画部分精彩到了“喧宾夺主”的程度，以至于王尔德抱怨说，“我的文字已经沦为比亚兹莱插画的插画”。对于他的绘画艺术，后来诸多权威美术史著作都评价认为，“历史上没有几个艺术家能像他把黑白色彩表现得如此强而有力。”

然而，这样一本在 19 世纪外国文学史中占据重要意义的期刊，并不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多年前就注意到画家比亚兹莱对中国近现代一批作家和画家有着广泛影响，因而编纂了《比亚兹莱在中国》，他认为考察中国如何接受比亚兹莱艺术的过程有其文学史的特殊意义。他介绍说，郁达夫是最早向中国读者推荐《黄面志》和比亚兹莱的作家，之后郭沫若也极为欣赏甚至在代表作《女神》中提到了比亚兹莱，而鲁迅给出的“视为一个纯然的装饰艺术家，比亚兹莱是无匹的”这样的赞美，在后来的研究者看来也折射出他多元的个人艺术趣味。其他如梁实秋、徐志摩、田汉、叶灵凤等人都对比亚兹莱的作品喜爱有加，当我们今天回看众多当时名家的初版作品时，也会看到不少封面设计和内页插画有着明显的比亚兹莱风格。如今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黄面志》完整影印本，不仅再现了 19 世纪英国文学中被掩埋的有价值的部分，也让比亚兹莱的插画再次走入大众读者的视野之中，并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史，被那些发掘出的新细节构建出更多立体感和丰富性。

(上接第 2 版)见场面陷入沉寂，冯骥才大步流星地走了上去发表自己的创作感受，这才替竹林解了围。会后午饭时，韦君宜前所未有地严厉批评了竹林：你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许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她所指的也许不仅是与茅公见一面，更是在文坛正式崭露头角，从此迈向光明前程的机会。

经由这次座谈会，许多人同冯骥才一样，真正感觉到“罩在头顶上那坚硬的冰层出现了碎裂”。三部小说的出版均被正式提上日程，最终，孟伟哉尊重了竹林的坚持，出版时仍沿用原先版本的故事结局，并将书名定为《生活的路》。1979 年 8 月《生活的路》出版，10 月全面问世，韦君宜、许锦根分别在《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上第一时间刊发评论表示支持，许多报刊纷纷加入，围绕书中所提出的对于知青问题的反思，进行了广泛讨论。书店里一书难求，出版社马不停蹄地加印，以满足读者雪片一样飞来的购书需求。

正如孟伟哉第一次读稿时就预料到的，在突如其来的声誉面前，反对该书、认为竹林写了一部“大毒草”的也大有人在，回到自己的编辑岗位后，竹林承受了来自各方的莫大压力。如果说作品出版前，她还能以“我一定要通过出版

来证明自己”作为动力来抵挡，在作品出版后，在各种声音、各种态度、各种不明就里的议论把她卷入舆论的中心，并且持续发酵、变异时，她觉得自己有些站不住了。1980 年，竹林离开了出版社，在上海市作协下属的某杂志社短暂任职后，搬去了嘉定一所中学的书库暂住和写作。

从这以后，她的生活里只有全情投入的写作：《苦楝树》《女巫》《呜咽的澜沧江》《挚爱在人间》《竹林村的孩子》《今日出门昨夜归》《魂之歌》……把自己的身心都安置在偏远的城市一隅后，人们很少听到她的声音，只看到一部部署名竹林的作品陆续问世。从“知青文学第一人”，到“隐士作家”，她所在意的从来不是外在名利。这些作品中再没有一部像《生活的路》那样引起巨大轰动，但却见证了她在写作和思考上的不断成熟。“如果说我写《生活的路》时只是想为知青们讲一些真话，让社会了解他们的不幸遭遇和思想苦闷的话，那么，我的第二部知青小说《呜咽的澜沧江》，则已是企图反映这一代人对那段生活的思考和对人生价值及理想的追寻了。”写到第三部知青小说《魂之歌》时，竹林已经开始借由人物面对自己命运遭际的抗争，在作品中进行对于理想、信仰和宗教义理的思辨。这些年，不断有读者找到她，问她在做什么，

也有年轻读者读完 20 多年前出版的《呜咽的澜沧江》，感慨万千地和她倾诉心中感想。她心里很清楚，轰动效应只是一时，只有那些最终能被时间留下、被读者所记住的作品，才是一位写作者的毕生追求。

聊到后来，竹林突然起身去找来一个红色的长方形小纸匣，从里面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卷起的长窄照片。这是 1979 年 2 月 9 日人民文学那次座谈会闭会时的合照。茅公坐在前排正中，她一头自然卷发，扎着两个小辫子，穿一件浅色格纹夹克衫微笑着站在他的右后——这已是她和茅盾先生此生最近的距离。两年后，茅公辞世，果然正如韦君宜说的，她再也没机会见这位“恩人”一面。

若是能回到茅盾先生唤你的当时，你会上台去吗？

她认真想了想，说：不会。

记者有些不解，但当读到她的一个自述里的一段话时，终于理解了：“回首已逝的人生旅程，不知是我选择了竹林这个艺术符号，还是竹林这个艺术符号选择了我。不过，能在旷野的贫瘠中生长的竹子，无疑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它既能挺拔地傲立，也能柔韧地弯曲，尤其是还能在最艰难困苦时开花结果。我十分崇敬这种植物。我愿永远默默地耕耘，永不艳羡灿烂的花期。”

五月世界文学期刊动态

张熠如

《纽约时报》威廉·特雷弗遗作出版

2016 年，威廉·特雷弗逝世，享年 88 岁。和菲利普·罗斯这样在晚年封笔的作家不同，这位被誉为“爱尔兰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大师，在最后的时光里依然创作了一篇篇动人的作品。《最后的故事》(Last Stories)收录了特雷弗在生命最后十年里完成的十部短篇小说，这些故事简洁而平静，用孤独的语调讲述着人性。特雷弗总是让女性成为故事中的主角，《最后的故事》也不例外：年轻的女孩以为母亲早已过世，却突然发现她还好好活着；钢琴老师发现学生偷自己的东西，但因为学生弹奏的美妙音乐而选择原谅……在他的故事里，死亡还是一如既往地常见，转折依旧出乎意料地到来，但这一次，特雷弗比以往更为平和、温柔。

《巴黎评论》专访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

2014 年，81 岁的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获得了西班牙语世界最高的文学荣誉——塞万提斯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奖的墨西哥女性。但对于英语读者来说，波尼亚托夫斯卡这个名字依旧陌生。她出生于巴黎，来自没落贵族家庭，却一直在讲述底层墨西哥人的故事。在她笔下，处于社会边缘的墨西哥人是永恒的主角。波尼亚托夫斯卡认为，女性和贫困人口加在一起，就占了墨西哥总人数的大部分，这个群体值得被书写。如今她已经 85 岁了，但依然在演讲，在写新闻报道，还在撰写波兰最后一位国王的传记——这位国王的弟弟是她的祖先。



《卫报》聚焦欧洲新作

从《龙纹身的女孩》到“那不勒斯四部曲”，欧洲文学在英美越来越畅销。布克国际文学奖主席认为，欧洲大陆的作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会带来不同的写作方式。本期《卫报》为读者挑选了来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等国的新作，其中，法国作家盖尔·费伊最受关注。盖尔·费伊出生于布隆迪，13 岁时，他亲眼目睹内战，恐惧让他写下了第一首诗。来到法国后，他依然被战后的创伤所困扰，也面临着种族歧视和身份认同的问题。他的第一部小说就成为畅销书，这部作品的灵感正来源于巴黎恐怖袭击。

《文学评论》超现实主义之旅

超现实主义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起初，它并不是一种现代西方文艺流派，而是一股思潮，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战后世界的反叛。和印象派、立体派不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不会听从某一套视觉上的规则，而是遵循哲学层面的标准，从无意识中工作，用最黑暗、最不合理的想法来进行创作。现年 89 岁的德斯蒙德·莫里斯是“世界上最后一名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曾创作过两千余幅超现实主义画作。在他的新作《超现实主义者的生活》(Lives of the Surrealists)中，35 位知名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人生被一一展现，他们的爱情故事、性格怪癖和工作习惯都是如此不同，而德斯蒙德·莫里斯就像是当代的乔尔乔·瓦萨里，记录了一整个时代的艺术风潮。



《字花》亲缘的模样

家中最愉快的一天，应该是什么样子？独自画画时听见母亲的炒菜声、知道父亲在随时可以触及的地方，兄弟各自做着比打架更有趣的事，可能就是最愉快的。一家人的幸福，可以由几条协调完美的平行线组成，每个成员在各自的角落里感受隔空的亲密。父母子女一场，因亲缘而起的快乐与哀愁有千百种模样，本期《字花》邀请不同世代的人，来描述家里最愉快的一天，展现他们对幸福家庭的不同诠释。己为人母的诗人洪晓闲，分享了她从女儿和母亲中学到的态度；作为父亲，董启章在《星之孩子》中表达了他多年来试图理解儿子的用心；作家张婉雯则在《无心睡眠》一文中讲述了母女关系中照顾者角色的转换。